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七十六回 晏飛丟劍悲中喜 馮淵得寶喜中悲

且說馮淵使個詐語，果然樹林之中就有人答言，哼了一聲，罵烏八驢球的，出來一看，原來不是徐良，卻是學徐良口音，是邢如虎、邢如龍二人。皆因此時天有四鼓還不見馮淵回公館，蔣平說：「可不好了，別是遇見禍了罷。」智化說：「不能，我見他這幾天天庭大亮，我算計他必有些喜事。」蔣平說：「我不是沒見出，他那喜是假意，雖有點兇險，也不大甚要緊。」艾虎說：「他興許有些喜事。」蔣平問：「怎麼見得？」艾虎說：「他臨走把我那熏香盒子要去了。真要是白菊花在那裡下榻，豈不伸手可得！」徐良說：「老兄弟，你怎麼把熏香盒子借給他哪？他這一去，要遇不見白菊花，必拿熏香把內掌櫃的熏過去，他要採花，是你損德了。」蔣平在旁說：「不要血口噴人，他不是那樣人物。」展南俠說：「總是有人接應去方好。」蔣平說：「叫二位邢老爺前去辛苦辛苦罷。」二人答應，遂帶了兵刃，問了問吳必元家的道路，出離公館，直奔白沙灘。此時已然天光快亮，邢如龍說：「咱們不能去了，這還有多大的工夫！」邢如虎說：「不去可不是差使了。若咱們回去見了他們一問，何言答對？」正然說話，見前邊有片樹林，邢如龍說：「咱們在這裡歇息歇息。」將進樹林，見前邊有人飛也相似往前直跑。邢如虎說：「准是馮老爺敗下來了。」二人躲入樹林，聽得馮淵說：「後面白菊花到了。」邢如虎心生一計，說：「哥哥，我學徐老爺罵人，先驚嚇他一下。」果然往外一跑，嚷了一聲，罵道：「烏八驢球！」這一聲不要緊，把白菊花嚇跑了，不但把他一人嚇跑，並且他還拉著張鼎臣與紀小泉，這兩個人也不知這是什麼事情，心想著師兄怕，別人更得可怕了，也就跟著他糊裡糊塗跑下去了。又來至那個樹林內，白菊花說：「你們往外瞧著點，他要一來，咱們好跑。提起那個老西來，令人可恨，他害得我好苦。這蠻子就是那個老西的前站。」他把徐良的事一五一細說了一回。這兩個人一聽，也是一驚。紀小泉說：「要叫你這麼一說，這個人誰能是他的對手？休想必是破他嚇破膽子了。」白菊花說：「不然，你日後見著他，就知他的利害了。」紀小泉又問：「你是在哪裡採花，落得這樣狼狽？」白菊花也就實說了一遍，又說：「要不是你們來，我這條性命可就休矣！」說著話，就把馮淵的衣服穿上，還有一個包袱，打開一看，裡面卻是夜行衣服，還有個百寶囊，一看卻是夜行人所用的東西，飛爪百鍊索，千里火筒，鋼制撥門撬戶的傢伙，又一摸裡邊，有個盒子，拿出來一看，原是個熏香盒子，把蓋一揭，看了看裡面，還有許多熏香。這是什麼緣故？皆因馮淵被蓮花仙子一飛蝗石打在手背之上，心一慌亂，把夜行衣包拿錯了，把白菊花的衣包拿走，將他的丟下了。白菊花一見此物，心分歡喜，忙叫紀小泉說：「賢弟你看，雖然把我寶劍丟了，我卻得了一個熏香盒子。」紀小泉說：「恭喜恭喜！」白菊花說：「我還有甚麼喜事？」紀小泉說：「據我瞧，寶劍雖然丟失，這熏香盒子比寶劍還強，咱們出去，常常遇見少婦長女，多有不從的，有了這宗東西豈不是比寶劍強的多麼？人是時運領的，把無價之寶丟失，得了他這一宗物件，反為無價之寶。」白菊花哈哈一笑說：「有了此物，真要再見著節烈的婦人，要叫她順手，不費吹灰之力。」重新把包袱裹好，他就改作馮淵的打扮，肋下佩刀。問紀小泉意欲何往？紀小泉說：「要上團城子。」白菊花說：「你們一到團城子，這個老西先前說過，必要去尋找，我可不是老西的對手，你們要去，我也不攔。」紀小泉說：「你要不去，我們也就不去了。你意欲何往？」白菊花說：「上我姊丈那裡去，仍回姚家寨，他那裡倒是我棲身之所。」張鼎臣、紀小泉二人俱都願意一路前去。白菊花說：「既然這樣，你們二位同著我把吳必元殺了，然後再走。」二人答應，同白菊花回五里屯殺了吳必元，三人一同撲奔姚家寨。惟有蓮花仙子紀小泉不大願意，皆因前幾年跟隨他師傅上團城子與東方亮拜過一回壽，見過玉仙，在東方亮家中住了一個多月，常與玉仙掄拳比武，東方亮也沒把他放在心上，以為他是個小孩子，他又管著玉仙叫姑姑，豈知二人很有些意思。今日打算要上團城子會會玉仙，被白菊花說的無奈之何，也只好隨著殺了吳必元，投奔姚家寨，暫且不表。單提馮淵見了邢家兄弟，卻不見徐良，便問道：「徐良哪裡去了？」邢如虎說：「是我學徐良口音，嚇退賊人。你為何這樣打扮？」馮淵把自己的事如此這般細說了一遍。邢家弟兄一聽，如今白菊花的寶劍教他得來了，說：「早知道白菊花沒有寶劍，你何不追他呢？」馮淵說：「這工夫追他也不為遲，故此煩勞你們二位跟我一趟，我那裡還放著好些衣裳呢。」自己低頭一看，說：「不好了，我把包袱拿錯了。」邢如虎問：「怎的拿錯了？」馮淵又把換衣裳，要拿大包袱一包，這麼個時候，有兩個老道進來，剛一拉寶劍，被他打了一石子，正在我手腕之上等情由說了一遍，末了說：「還得你們二位跟著我辛苦辛苦。」邢家弟兄跟著馮淵又到那個大松樹林子裡邊，再找包袱連刀，已是蹤跡不見。馮淵急的跺腳搖頭唉聲歎氣，邢家弟兄說：「雖然沒拿住白菊花，得了一口寶劍，卻是喜事，為何唉聲歎氣？」馮淵說：「你那裡知道，我丟了要緊東西。」邢家弟兄問：「丟了什麼東西！」馮淵說：「不必問了，咱們暫且回去罷。」

將出那樹林，就見由西跑來一人說：「馮老爺慢走。」馮淵回頭一看，卻是糕餅鋪的怯王三，他說：「馮大老爺，大事不好了。自從你老人家去後，我們二掌櫃的在後頭院內睡覺，我在房內看著舖子。我還沒睡著哪，就聽二掌櫃的喊叫救人救人，我趕到後邊一看，我們二掌櫃的被殺身死，也沒有兇手，也沒有兇器，不知被何人所殺？也不知道你老人家在什麼地方居住，我就跳牆出來，要到五里新街各店中打聽去，不料跑到此處，看見你老人家了。」馮淵說：「不怕，你跟我走罷。」王三答應一聲，就跟隨馮淵，直奔公館而來。此時天已紅日東升，到了公館，直奔東院。此時蔣平等整整一夜沒睡覺，好容易盼著馮淵到了，眾人看他這樣打扮，俱都掩口而笑。蔣平就問：「馮老爺，你怎麼打扮也換了？」馮淵就把始末根由的話說了一遍。蔣平說：「如何」但若有一個人同著他去，豈不就把白菊花拿住了？」智化說：「總是他不該遭官司。」教徐良把吳必正叫過來，王三告訴他家中之事。吳必正聽了，哎呀一聲栽倒在地，蔣平叫人將他攙起來，叫了半天，方甦醒過來，放聲大哭。蔣平說：「你也不用哭了，人死不能復生。」老頭子說：「我兄弟已死，打官司去又是一件醜事，倒不如我一死，口眼一閉，全不管這些閒事。」蔣平說：「你不用死，我教給你一套口詞，包管你絕不出醜，你自己托人寫呈子去。」吳必正問：「什麼口詞？」蔣平說：「就言你弟婦，這日晚間將要安歇，忽見從外邊進來兩個人，一個文生秀士，也不知他叫個什麼名字，一個武生相公，俱沒安著好意。就聽見那人自己說叫白菊花，這兩個人為爭風，那白菊花一劍將文生秀士殺死，拋在河內，就要與你弟婦行苟且之事，不料此時，有官人趕到，將白菊花追跑。你弟婦雖沒失身於匪人之手，本人一羞，投水身死。你就照著這套言詞寫張呈子，准不名姓不香。後來賊人去而復返，又把你家兄弟殺死，求你們太爺作主。你也不沾罪名，你弟婦也是個烈婦，你想想如何？」吳必正連連點頭說：「總是大人的高才。」連王三又給眾位磕了頭，出公館去了老頭子去後，大眾再看馮淵坐在那裡，洋洋得意，很透著自足，左把寶劍按一按，右把寶劍提一提，站起來復又坐下，自己不知要怎麼方好。蔣平說：「智賢弟，我想這白菊花，從此一跑，又丟失寶劍，無處可去，這可要上團城子去了。」智化說：「今天晚上我到團城子走走。」蔣平說：「智賢弟，辛苦辛苦，你去可是要很好探望裡面光景如何。」徐良說：「智叔父要上團城子，姪男跟隨你老人家一路前往。」艾虎說：「我也去一回。」盧珍說：「智叔父，我也去瞻仰瞻仰。」白芸生說：「智叔父，我也領教領教去。」這四人都要去，黑妖狐帶領小四義前去，二盜魚腸劍。不知怎樣盜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